

哀感扬州罗曼史



版社 著

莫打南来雁，
从他向北飞；
打时双打取，
莫遣两分离。

——唐·沈洵

哀感扬州罗曼史

梅汝恺 著

责任编辑：周 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1

字数，238,000 印数，1——6,000

ISBN 7—5404—0519—8

I·417 定价：3.80 元

引 子

扬州著名的育产琼花的古蕃厘观前面，有条名称蹊跷的巷叫“螺丝结顶”。巷口有座大院，乃末代扬州盐运御史九姨太的闺阃。那画栋飞云锦幄珠帘的旧日金屋早破败了，现时的住户皆属“寻常百姓家”，倒有一十来户。单说有户丁姓人家，当家的叫丁恭良，漆器厂画师；女主人叫黄曼华，在人民医院里当护士长。生两女一男。大女黛眉，天生一副观音脸，温茂丰容，就别提这姑娘多迷人了。相知者都说，设若她妈年轻二三十岁，这母女俩便该是双胞胎美女。黛眉十四岁便插队做知青，在西山乡间当赤脚医生。几年苦干辛劳，秀才们居然把她的事迹写成文章，还配上照片登上省报，由此变做全省的标兵，名声就传远了。古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经某个大老俞的撮合，一位万里外的昆明部队的军官曹贤民（据说曾任过兵团文工队长）竟死心塌地给这淑女引来了扬州。小俩口由此订了终身。

妈妈少女时期，初恋对象原也是军人。当年曼华家住镇江，在京口医院当护士。那正是日寇入侵祖国蒙尘之际。她结识了哥哥纬华的至好同学林继业。只是继业、纬华当的都是伪军，在日伪常州航校任见习飞行兵。很有一阵，曼华不

能理解，身为热血青年的继业和哥哥为何要去当汉奸，立志做日伪飞行兵，后来终于了解了，原来继业怀有血海深仇。继业的生母曾惨遭日本讨伐队的轮奸，随后则成为骇人听闻的万福桥大屠杀的死难者之一。热血青年继业和纬华正是铁心穿日伪军服，从日伪学飞行本领，以图有朝一日驾日伪飞机，为国效忠，为母报仇，做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待她了解了，曼华发现自己爱上继业了。然而黛眉的生父却是画师丁恭良……

两代人物命运，于这大千红尘茫茫人海间，窈冥幽玄，沉浮莫测。但其诡波激浪，自也荡人血气，动人魂魄。

故事，我们起始先从镇江叙起。

中美联合空军第十一飞行大队长詹义兵上校，现在给转到曼华所在的镇江京口医院接受治疗了。这京口医院早先是美国教会的福音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就像接管上海各国租界那样，用刺刀和钢炮发布投降令，事儿也就了结了。这所福音医院，医师技术和医疗条件向来是誉满遐迩的。医院于改名京口医院后，它实际成为日伪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分院。詹义兵之被转来京口，并非日伪当局对他不看重，而实是太看重。因为他应做的手术都已由骨科权威草鹿博士给做了，效果很理想。现在他只是作完全康复疗养而已。而京口医院恰是最适宜的疗养场所。

詹义兵上校是在三个月前执行轰炸宁芜地区的日本重要军事目标任务时，给被美国称做“空中柔道”的日本零式飞机击落的。那次轰炸，原是盟军司令部经过精心设计，在中国本土施行的一次高规格的战略空袭。当日投入的机型，不只有B₁₇，甚至还有B₂₄，连为数极少的F6F战斗机，（刚用来装备联合空军，它被联合空军昵称为“黑寡妇”，专用以对付零式机的）也都扫数给编队参加了。所以实施如此一次战略突袭，背景是多方面的。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同盟国经历了对轴心

国的苦战后，已开始全面转入反攻。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已胜利地进行了哈尔科夫会战，斯摩棱斯克会战，第聂伯河会战，同时也进行了歼敌达一百五十万雄师铁旅、从而决定了战争命运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北非战场上，蒙哥马利元帅粉碎了被誉为“沙漠之豹”的隆美尔精锐军团，英美跟着实施了西西里岛登陆战，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遂向盟国宣告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继瓜达尔卡纳岛败绩后，美海空军连续进行了新乔治亚群岛、布根维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登陆战；麦克阿瑟将军则已积极准备着于一九四四年度完全光复菲律宾的登陆战；在缅甸战场方面，蒙巴顿勋爵指挥的盟国联军，包括为数达十七个师的中国远征军在内，已收复了密支那、曼德勒，正挥师直扑仰光。在中国战场上，活跃于敌后开展频繁攻势的八路军，新四军，已汇成浪潮汹涌的人民战争汪洋，使百万主力日军淹溺此间动弹不得。远东方面的盟国攻势，实际正势不可挡地引向日本本土。以马里亚纳为基地，由柯蒂斯·李将军苦心经营的B₂“空中堡垒”的低飞密集队形，动辄编组三百架以上，已成功地对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诸日本要隘城市，进行了卷地毯式的饱和轰炸，这种轰炸当日曾被人们以一种文学的雅号冠之，特称为“江户之花”。中国本土的这项战略空袭，实际是呼应上述盟国的全面反攻，尤其是为呼应“江户之花”而实施的。

绝不能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通则，涵盖当日所有的国统区各兵种各部队。抗日时期的中国空军则最是例外者。执行对敌轰炸或与来犯敌机空战，中国空军向来是杀得忠诚战斗得果决的。詹义兵上校便是这样的一个忠诚者

和果决者。他原籍察哈尔人。所谓的《秦土协定》草签后，他背井离乡，流亡到了大上海。他是“马革裹尸慕马援”的信奉者，就在上海那儿从戎了，他报考空军，入杭州笕桥航校学习。当日他学习驾驶的是英国蚊式机。芦沟桥事变后，他参加过上海空战，南京、武汉空战，颇立过战功。此后去印度，接受蒙巴顿勋爵指派的高级飞行训练，他曾多次飞越喜马拉雅“驼峰”天险，把当日B₁₇，B₂₄，P₄₀，R_{5C}各类先进型号飞机，仆仆风尘开返重庆、成都、昆明各基地。数千小时的飞行记录，捷若游龙的飞行绝技，多次空战中对不可一世的日本零式机的成功狙击，连享誉国际的空中“飞虎”陈纳德和杜立德，都称赞他为零式机的“恐怖雷神”。确实，他的显赫战功不只一次一次给记载在盟国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档案里，而且仿佛给抄录或复制似的，也同样给详细记载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乃至日本大本营档案里。

联合空军实施的此次战略空袭，应当说是成功的。设计也是十分精巧的：十八架B₁₇和B₂₄轰炸机，由数目相同的P₄₀和野猫式战斗机作掩护，分别从重庆、成都基地起飞，以代号为“鼯狐”的夜航行动，分别飞抵第三战区前沿各零散基地，然后突然汇集，亦如柯蒂斯·李的“江户之花”的再版，汇齐编队后，立即以低飞密集队形，准确轰炸了宁芜基地。不幸，他驾驶的B₂₄，在投掷下所有携带的“莫洛托夫面包篮”后，来自敌南京基地的三架零式机把他包围了。谁都没法救他，因为所有僚机和护航飞机都被密如牛蝇的零式机咬住，而且因油料有限，全部空袭飞机跟着就由统帅部直接电令返航了。他的B₂₄恰是唯一没法脱身的孤机。派遣军司令部千方百计是要迫降他的，因为日方急欲虏获一架完

整无损的B₂₄。詹义兵无愧是义兵，既然返航不成，他便横下心来，豁出去了。他把油箱扔之一尽，随同机战友统一心志，决意舍身报国，誓不回还了。油箱一经扔尽，这臃肿、笨重的B₂₄，在他的手里仿佛也忽变做P₄₀那样的轻盈。他忽以大弧度翻飞，忽以对角线冲刺，忽低飞，忽升高，一出现有利位置，便立即投入攻击。他击落了两架零式，又遇到第三架，第三架零式又给击中，可这架零式，即便已负伤起火，仍以“柔道”的拚搏，指望跟B₂₄同归于尽。日本飞行兵操纵着即将爆炸的零式机，迎面向他撞来，那势头之猛，速度的迅疾，连闪电都逊它三分。当时误差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秒，詹义兵和他的B₂₄，就将跟那架零式同化做烈火一团，留在人间的就只是灰烬了。说时迟，那时快，B₂₄一个闪避，撞击是让开了，可爆炸的敌机还是撞断了B₂₄的尾舵。詹义兵命令同机战友跳伞，可侥幸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人。

曼华正巧被排定做这位上校的当班护士。上校的神奇战绩已在医院里传遍了。这如同石崖间的清泉，纯粹是自然流淌的。既是不可遏阻的，又是不可制造的。一听说派她护理这位来自大后方的空军英雄，曼华竟至兴奋得觉都睡不着。头一天，她甚至自己花钱，特意去花店买来一束艳丽的康乃馨，给他插瓶，搁在他枕边的床头柜上。跟他见面时，她那眼神活像是那着魔的影迷崇拜者。可这位詹义兵很怪，你完全没法看出，他会是来自大后方的那种曾受过英美洋人“Smart”训练的文明人物。过去他们也见过这类飞行员，即便负伤被俘，只要人还能动弹，头发总归要梳得滴滴光，质地考究的毛料飞行服，总归是穿得毕毕挺，米色领带总归打得齐整整的。胡须总归天天刮得青崭崭，务必丰采翩翩，务必

神韵洒落，这便是这类空军骄子们引为自负的军容。日本当局对他们这种权利，出于怀柔的必要，向来不仅承认，而且给予充分的尊重。可这位上校跟那些脚色很不一样，头剃的小平顶，衣服邈里邈遏的，胡子长得活像刺猬，一天到晚乐呵呵，无牵无挂，好像什么心事也没有。才结识两天，他就开始夸奖她了。先夸康乃馨美，又夸她针打得好，还好声好气笑道：

“护士小姐，我认为你是我在这边见到的少有的姑娘。”

“那怎么会呢？”她有点慌，因为这是伟人在赞她。

“是这样的，光看你上下班时的打扮，就该这样赞你。这边的女孩儿们，我敢说，多少都有点儿日本化了。没错吧？可你，”他打着手势，说明着她的发式：“这边姑娘都爱这样盘那么卷的，可你，”他是在赞美她的直发分披。有必要补叙一下，当日作为首都南京屏障的镇江城，并没经过严重战斗，竟是在一夜之间给换上日伪旗号的。十三岁少女曼华，也是在那一夜之间当成“小顺民”的。跟着，日本占领军强行的奴化措施便开始日日渗透一切。甚至女孩儿们的打扮，都日甚一日在东洋化。蓄长发的少女于是时兴垫假发，卷起盘花似的蝉鬓，那是种日本女子称做“赭熊”或“高岛田”倭髻的发式。曼华在认为她原是很该害羞的。如不是那日继业哥哥跟她披肝沥胆，痛陈国仇家恨，她早先发型事实也在东洋化，也是这样盘那么卷的。她确实不值得他赞她。何况光是这点，有什么可赞的。

“上校先生！”但为着报答他的赞美，她这么道：“平常见你这么高兴，我们做护士的非常开心。你是大人物，连日本人都这么承认你，”她敬慕地道：“但看来好像你没有心思。”

“没有。”他坦率承认道。

“可你的飞机给他们击落了，你被俘了，总归这是一层大事，那边没哪个知道你的死活存亡，你难道不该设法……”

“毋需我设法，那边会知道的，你所说的承认我是大人物的日本人，会让他们知道的，不过你所讲的‘那边’，还指哪些人？”

他们互相都明白，这问题的提出的含意，但曼华还是忸怩起来，眼睑垂下了。

“打比方说，你的太太呀，还有孩子。”她的声音变小了，“请原谅，因为我是女的，总爱替女的想，替孩子想。”

“你以为我嘻嘻哈哈了，没想到老婆、孩子？”上校猛地头向后仰，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老婆、孩子其实直到此刻都还没转世投胎哩，你叫我如何想他们？国破家何在？再说咱们空军，生死难测，命运常常决定于瞬息之间，甚至决定于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世界眼下血流如海，个人活着，个人高兴，如死了，也就拉倒了。干嘛要牵累那许多？又是老婆，又是孩子？”

“原来你没娶太太？”曼华吃惊了。

“小姐，还跟你说，詹义兵不但没有太太，而且也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姐、妹妹，大后方没有一个女友，这恐怕是最好不过了。如我没法活下去，就爽爽快快地死。人世间没哪个女人为我掉泪，也没哪个女人想念我，这对于需要报国的军人，简直再好没有了。小姐，无牵无挂最好。”

“可我觉得，这总归怪可怜的。”天哪，他和继业哥哥的可怜多么相像！

“血流如海的世道，凡流血的都该可怜。只是红尘人间，

即便最慈悲的菩萨，也没法对流血者施舍出那许多可怜来的，小姐。”上校笑道：“不过我感谢你的好心，顺便问一问，”他望着床头柜上的康乃馨，道：“这束花是你们医院的？可在别的病房里怎么我就没见到？”

“对不起，上校，原谅我没跟你讲明，这是我自个给你办的。我想，如果你，如果你有太太这会在身边，她更会……”

“那就更加感谢你了，小姐，感谢你的慈悲。”上校隐藏在胡茬儿里的笑，此刻显露出真诚的感动。

一过几天。这日，有两名大佐级日本军官，和南京航空署的一名少将军官，专程从南京来这儿谒访上校。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话，待曼华按时给上校打针推门入病房时，她见到，那两名日本军官躬腰曲背，一口送一口在“哈哏”，那航空署的少将，更加谦卑恭顺，他们似像办成一件大事似的，人人都心满意足的，那么离去了。上校呢，还是老样儿，还是那副高高兴兴的脸。

“上校没出什么事吧？”她倒很为他担心。两个日本大佐级军官从南京来，绝不可没有事的。

“已不是什么上校了，已经是少将了。”詹义兵调侃地笑道。

“是么？”

他向她挥一挥手，示意她别忙打针。然后他就急速地在病房里来去踱起步儿。向来高高兴兴的上校，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极度烦躁的动作。踱了一阵步，他蓦然停下。

“小姐，一个人如果死掉，一了百了，不是很好么？可如果没死呢？”仿佛他在求她的回应。而她的回应仿佛必是高妙的。

“我这样想，活总比死好，”她绝不是理直气壮这么说的，

而是带点儿啜嚼。“俗话说，好死不如歹活。”

“可咱们当空军的，要死都只有歹死，好死很少。谁思想上没这准备，谁就不配当空军。”她记起，继业也是这么说的。“死对咱们当空军的，只该算鸡毛蒜皮，小事一桩。有时一了百了，甚至更好些。我只恨命太硬，甚至该我歹死十次，却一次都没死成。”

“想必你经过千难万险，这是想像得出的。飞机空战，敌死我活，可不就是拚命？”

“小姐，我倒愿跟你讲点儿，你爱听？”

“太爱听了。”

詹义兵跟她讲起：一次在重庆，日本方面从武汉基地编飞出三十架三菱轰炸机，由三十架零式机掩护。这是他头回领教零式机。当日，他用的是P₃₈。“闪电”，别说P₃₈，哪怕P₄₀，要跟零式比速度比爬高比灵活都别想，P₃₈就更加不在话下了。那天，他的P₃₈才升高上天，两架零式机就缠来了。林中捕猎，猎手从不同时逐两兔。于是，詹义兵就认准前方那架零式，好不容易把它咬住，才对上射击位置，可真吓坏人，这种零式机不再是当年上海空战南京空战遭遇的那类窝囊脚色，它帅极了。只见那零式眨眼间来个小翻转，就这么转到P₃₈尾舵后面去。这种绝技，可不把人吓坏。什么时候见过飞机作这种锐角翻转的？棒极了的飞行员，棒极了的零式，够格称得脚色。埋汰的P₃₈，如要闪避，也就必得翻转，转锐角不成，就得翻转出大弧线，再翻转不成，就得滚跟头。好不容易才避开这架零式，那架零式又来了。P₃₈只得由翻转改为滚跟斗，由滚跟斗再转大弧线翻转，只能这么兜圈儿了。只要一出现有利位置，哪怕角度是侧转的，他都有

办法给它一梭机关炮。那架吓坏人的高明的零式机就这么冒烟报销了。回头再收拾那架，那架也主动求战，扑上前来。他奶奶的，它又转啦，可这会P₃₈心间有谱儿了。它才作锐角翻转，P₃₈已算计好，拉一个大弧线，就紧切住它的背后，再一梭机关炮，又报销一架。冷不防第三架零式从侧后切近，才一切近，他娘的，对P₃₈就是一梭机关炮。他觉得P₃₈浑身一震，该死，准给打中了。原来它已给打掉一只机轮。P₃₈没法，只得强行着陆。如是舰载机，跑道短，这架P₃₈就完了。唯一靠陆基机场跑道长，可用上日常练就的平衡绝招，强行降落。虽然用上绝招，可飞机肚皮擦地，擦得一路星火直进。待下了飞机，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跟三名高手交锋，原可能死三回，最后还这么走运，竟还活着返航。接着“恐怖雷神”又讲了个架“黑寡妇”击落四架零式机的经过。上校笑道：

“我这‘恐怖雷神’就是这样该死没死。最后这次，你们都知道。哪怕美国人尊我做‘雷神’，可我还是逃不过命运。像你说的，我的B₂₄给击落了，我被俘了。于是日本两名大佐，一个汉奸少将就敢来向我招降，他娘的，都不叫投降，只叫做投诚。他们这么摆弄我，跟我背出老长一串名单，小姐，我只怕你听下去，耳朵要磨出老茧。”

曼华意识到，这次谈话对于像上校这样的军人来说，定然是极其严重的，很可能非常可怕的。她有点心慌，可她又极愿听下去。

“他们背出怎样的名单？”他从床头柜上取一份名单，道：“他娘的，是什么马尔特比少将啦，韦维尔将军啦，帕西瓦尔中将啦，温赖特中将啦，爱华德少将啦，艾伯特·琼斯少将

啦，夏普少将啦，阿诺德·芬克准将啦。仿佛这些白皮肤的将级军官都能投降，那我这黄皮肤的上校军官就更值得一试了，他们还给我背出了所谓投诚将领名单，什么苏鲁皖战区游击队副总指挥啦，什么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啦，什么中将司令啦，什么六十九军军长啦，什么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啦，什么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啦，他们背都背不赢，必得靠这份文字抄本，对我照本宣科。他娘的，这些司令、军长既然都投诚了，那我这区区上校，一个飞行大队长投诚不就更值得吗？小姐，我麻烦你，我还求你看看这个。”说着，一张重庆版的《中央日报》唰地摊在曼华的跟前。“小姐，请你瞧这一段。统帅部，咱们伟大的蒋委员长真叫明镜高悬，透彻了解到我这么个区区上校，都亲自下手令通缉我这么个区区上校了。只因为九死一生当口，我这‘雷神’没动用他恩赏的军人魂，像日本人那样切腹效忠，那就该等于投敌了。我倒很想知道，咱们那伟大的总裁，他的谍报工作是怎么做的。总裁通缉我了，现在我怎么办？干脆，我就像空战那样，咱们速战速决，要投诚我就投诚。干脆当汉奸去，我认了。瞧，他们就给我提升，我三十七岁，就当上了空军少将。我从察哈尔入关，经过多少次空战，击落多少次敌机，多少次该死不死，可我得到的结果便是这个：要么接受通缉，上军事法庭，让那些养得白白胖胖狗娘养的判决我死刑；要么投敌，或者投诚，我‘恐怖雷神’光是战功和名号对大日本帝国打心理战就有点儿价值，所以值得晋升，当个少将。”说到这儿，这个向来高高兴兴对死都从不眨眼的“恐怖雷神”竟号啕大哭起来。他呜呜咽咽哭，曼华站在边口，瞧着他那耸动的两肩，那么战栗着，显得那么无告、凄凉，她甚至觉得，他哭得多么像是个女人。

同情，怜惜，不平，忿懑，联想哥哥的命运，联想继业的命运，可怜的姑娘也饮泣起来。她哭得温柔，但对比上校，饮泣的姑娘显得十倍的稚弱，十倍的纯净。

“小姐，你我哭都是无益的，因为这就是烦恼的红尘。”上校终于抬起头来。他那红丝网络的眼睛，此刻定定地把哭得像带雨梨花的护士望着，望了又望，于是，他深深叹口气。仿佛他叹出的是他郁积在胸的全部人世的不平。“既然如此了，‘国破家何在？’对于像一个已经惜命投降或投诚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可人还得活着，活着的人总是需要了解的。我很奇怪，后方和我在一起的空军朋友，成月相交的有，成年相交的有，成五年相交的也有，可他们竟没有哪个真地了解我。我们伟大的总裁亦如此。可跟你，小姐，我只跟你相处这么几天，我诚诚实实认为，在这该诅咒的可恶的人间，能够理解我明白我心的人，恐怕只有你小姐了。如果……”曼华仿佛敏感到上校语意具有某种不平常，但她还没来得及把这平常猜测分明，上校语音已开始打起哆嗦：“如果我不算冒失，如果，如果小姐不认为我这个已成为汉奸少将的人屈辱你，那我极愿像英国绅士们那样，就在此刻，就在此地，我真心诚意跪在你的脚前，最忠实地向你求婚，求你做我的最心爱的妻子。”

“不不，上校！”浑身战栗的曼华，吓得倒退了三步。“不不！”她凄婉地道：“上校，我敬重你，我为你不平，为你伤心，为你难过，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已有另外一个男人，另一个男人的影子。”

“准定他比我年轻，比我好？”

“不不，因为，因为他比你更可怜。”

这天，黛眉收到返回昆明的贤民的信，信是这样的：

黛眉：

扬州五天，我日子过得非常丰富。这既是扬州赐给我的丰富，也是你赐给我的丰富。一百次一千次感谢，也感谢不尽你。但我需向你道歉的，就是看二十四桥时，我不该那样失望，而且赤裸裸地向你表示那种失望。我深刻反省，这不是别的，实是我的愚蠢。据说，这二十四桥是隋炀帝幸扬州时，为了增添诗情画意，特别修建起的一座大桥，桥身全为玉石，桥拱雕花绘彩，明月之夜，二十四名美人在桥上吹箫。假定这月夜像中秋月夜，把大桥的倒影都映到水面，假定二十四名美女的倒影也映到水面，假定箫的和声，也得到水面的回响，假定满天星光跟着落在水面，我们但这样设想，这“二十四桥明月夜”，该表达出多么吓人的美丽。我呢，正是抱着这种想头，去看那今日的二十四桥的。猛一看它那么寒伧，那么粗俗，我竟愚蠢地脱口而出，说失望了。而最大的愚蠢，是我竟忘了沧海桑田的简单世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不管如何，这已是千年以前的事了。这么古了，人事都在变化，而白纸黑字留下的诗句不变，拿不变对照变，还失望于看到这变，这恰好证明我的其愚不可及。

世人说，美色易衰，红颜易老，这原是天演规律。没有百年好的人，没有千日红的花。比如报纸上印你的那幅照片，虽然它是很模糊的，它比你实有的血肉躯体，皓齿青发，不知差了多少。但二十年、三十年过后，如

有哪个冒失鬼，拿形影不变的报纸照相，去对照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你，如果竟敢当我的面说，他对照以后，他感到失望，我将如何呢？我定然忿怒之极，脸变红，脖变粗，很可能捺不住气，很可能扑上前去，饱他以老拳的。因为作为男子，我是要保护我所爱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因此你的批评，我完全接受，当然，文人爱虚夸，这是有的。但任何美诗美文，绝不会把无盐形容做西施，黑鹇形容做白鸽。这是说，即使有虚夸，基本真实是存在的。秀才写文章表彰你，我甚至只需知道一个事实，即伺候“五保户”老太，打当尿尿，两年不辍，这是否真？既有这个事实，那我就认为，我不仅获得了美丽的扬州秀女，同时也得到了一颗纯金打制的心。贤民已自认他幸运已极，幸福至极。

请相信我，我写的都是真的。祝
快乐！

想着扬州秀女的贤民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于昆明灯下。

黛眉的回信是这样的：

贤民：

我这么在信上称呼你，并非我脸皮不薄。因为当面都这么喊了，写信这么称呼又何妨？你这次来扬州，我们全家对你的印象是好的。我们全家接待你，特别是妈妈和我，反映出我们对这种事是非常诚心的。但我请你注意，为你的那位徐州佬大老俞霸道做媒，我们打了几十封信的